



（本文作者早年的照相）

江山萬里行（六）

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

· 吳國柄 ·

洗澡堂中談天下事

民國初年天津的洗澡堂大多開設在法國租界，澡堂的佈置很講究，而且很乾淨，讓人洗澡時覺得很舒服，裏面的服務生都是男的，有擦背、捏腳、理髮各種服務，因為顧客大多是高級官吏和高級軍官，他們不在乎錢的多寡，只求舒適。

督軍團裏有人提議要擁護我當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，因為我常到天津，對北方軍政大事略知一二，段祺瑞的政府窮得很，各省督軍因受革命黨喚醒民衆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影響，朝不保夕，因此極力找財源，維持他們的地位。我深入土匪集團觀察過，又在戰區逃過難，所以對北方社會的情形非常的害怕，全國是混亂的，沒有一塊乾

淨土。

在天津我想知道南方的情形，外國的報紙太少，中國的報不敢登革命新聞。尤其是張伯苓校長告訴我：在中國做事很危險，一句話說錯就會把命丟掉，南開有兩位學生馬俊、高寶壽，因為說了幾句話，都讓軍閥抓去殺了，因此我的行動特別謹慎。

我有位南開同學李福景，到過英國。我到天津去看他，他在京奉鐵路總局做事。我們的交情深厚，我告訴他軍閥要擁護我的事，他說：「老吳，你想快死就加入他們，要知道軍閥是沒有人性的，殺人如麻，你想要陞官發財，但這只是官大發不了財的，他們叫你把國家的礦產稅收拿去抵押借款，把借來的錢給他們，他們說你拿回扣

，要拿出來給他，如果不給就要殺你，給了他嫌不夠，總之，早晚都要殺你，你還是搞你的工程好了。」我問他：「周恩來、常策歐的情形怎樣？」他說：「周恩來有時候來，但行動鬼鬼祟祟的，我不敢惹他，常策歐不會來過，不知到那兒去了。」

離開李福景後到澡堂，在洗澡堂裏很安靜，洗完後身體很舒服，我躺在床上心想：這次督軍團要我出來當內閣總理兼外交部長，責任雖重大，工作簡單就是借錢。

我從前在倫敦留學，曾和我國幾位北政府閣員見過面，第一位是教育部長范源廉，他到倫敦考察，公使館介紹我幫忙他收集資料。他住在警察家裏，我很忙就早晨去見他，我看他衣服穿的

整齊，風度也很好，可惜不會說外國話。因為他是教育部長，就帶他參觀我的學校，他不問我英國教育的情形，只是走一走，而且所有的費用都由我出，我覺得沒意思，第二天就不去了。

蔡元培英倫談借款

第二位是蔡元培，他當過教育總長、教育部長，時任北大校長，娶的新太太是他的學生。他那次到倫敦一方面新婚旅行，一方面來借款。葛萊蒂斯告訴我：中國的國務總理到倫敦借庚子賠款，買英國的舊機器，回國成立機器展覽館，中國人看了機器後，就會自己做。

次日清晨，我到波得蘭旅館見蔡元培校長，我看他精神不振，人瘦小，穿著在上海做的洋服。我說：「買舊機器，怎能一看就會？」

他很驕傲的說：「你不懂教育，這一看就會，沒什麼了不得的。」

「火車、輪船在中國行駛了那麼多年，為什麼還不會自己製造，要買外國的？」

「你學什麼？」

「機械工程。」我反問：「部長，你學那一科？」

「學文科。」

「那你當然不懂裏面深奧的道理。」

兩人正說時，陳寶鄂（江西半官費的學生，他沒正式上學，只到學校旁聽）進來，看蔡元培部長對我兇兇的樣子，就坐在一邊，蔡部長對他說：「這個學生不贊成我借錢買舊機器。」我看和蔡先生說不清楚，就告辭了。

過了兩天，葛萊蒂斯又拿報紙給我看，英國不贊成把庚子賠款借給中國。

我和蔡元培先生很有緣，暑假我到比國度假，他們全家也在比國，我知道他們住在窮人住的家庭旅館，就去看他們。他們正在吃飯。

蔡先生有病需要電療，這家旅館只有瓦斯沒有電，他的兒子問我：「你住的地方有電沒有？我父親需要電療，可以到你那兒去嗎？」

我說：「可以。」於是，每天早晨蔡先生由夫人、兒子或女兒陪同到我住的地方作電療，我住的房子有電錶要付錢，他們不但不給錢，也不說聲謝謝，我也就算了。

第三位是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顏惠慶，他的姪子是英國留學生常來看我。他當國務總理也是向外國借款，拿一筆錢辦歐美同學會，在北平南池子買棟很漂亮的房子，有飯廳可以吃飯。

我回國後會到他那裏吃過飯，因為北平社會不景氣，所以生意蕭條。

第四位是王寵惠，當過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。在巴黎，他和徐樹錚專使常來往。我是副官長，每次徐專使叫我送他到王先生住處，要我按時去接他回來，他們談些什麼，我都不知道。

王先生瘦瘦高高的，知道我會跳舞，問我怎麼有這麼多錢可以跳？我說：「我自自有辦法解決。」

我看他們幾個做大官的，並未曾做什麼有特殊價值和貢獻的事業，因此決定不做任何做官的打算。洗完澡，先到銀行團執行部，告訴他們不借錢了。又到督軍團的辦事處，對那位軍人說：

「外國人不借錢，因為抵押品在地下不可靠。」離開後，便直接回唐山。

白俄貴婦淪為舞女

回到唐山的洋客廳已經八點多了，我一踏進門看見一個金髮的美女迎面而來，喊我「王子」，我好久沒聽到這個稱呼了，覺得很奇怪就問：「你是誰？」她說：「我曾在巴黎萬國宮和你一起跳舞，你不記得了？」

我說：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。」她還沒吃飯，所以我們兩人就一起到飯廳吃飯。

她很高興的說：「能在這裏遇到你太好了。」她告訴我：她是白俄的貴族。一九一七年前住在法國，自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，俄皇全家都被共產黨殺了。貴族們都逃難到鄉下，她和父母、哥哥四個人也躲在鄉下。後來俄國查戶口查得很嚴，鄉下沒法待住，就假裝難民逃走。

在火車上，一家四口不敢在一起，每人身上帶兩條毯子，俄國的毯子做的很結實，旅行時可以睡覺用，必要時可以賣錢。

坐了二天火車，父覺生病了，車上不肯收留病人，所以母親跟著父親被送下火車，去向不明。又過了一天，車上有人檢查身體，哥哥是壯丁被捉下車，只剩她一人坐火車到哈爾濱，身上一文沒有，只有兩條毯子，被送到難民招待所。招待所還是要用錢，就賣一床毯子換些錢。有難民告訴她哈爾濱找不到工作，在天津有俄國租界可以謀生，她人長得漂亮，會說英、法語，就隻身到天津。

天津也有難民招待所，裏面的設備比哈爾濱的好些。招待所的辦事員叫她到舞廳當舞女，在那兒一個禮拜沒有生意。又有人叫她到唐山，唐山的外國人大部分說法語，她會法語，到唐山謀生比較容易。因此，她把唯一的一條毯子賣掉，買了一張車票到唐山，剛下火車就碰到我。

她見我在洋客廳吃飯可以簽字，又見服務生和我很熟，問我怎會到這裏來？

我說：「自我離開巴黎以後，跟隨徐專使考察歐美、日本各國。回到中國，本想可以有番大作為，誰知中國內亂，軍閥打的一團糟，一起考察的將軍被人暗殺，我只好找個鐵路工廠工作，鐵路工廠和開鑿礦務有關，所以吃住都不要給錢。」她很高興的說：「我碰到救星了。」

吃完飯，到跳舞廳，打開留聲機放出來的音樂是最好、最新的。她說：「我好久沒跳舞了。」今天是禮拜日，洋客廳一個外國人也沒有，只有我們兩個人，痛痛快快的玩了一個晚上。

這個俄國女人叫 Feia Ivanoff (Feia 是小名，Ivanoff 是家庭姓) 兩人在洋客廳住了一個禮拜，一星期內沒有外國人來，她找不到對象，吃住成了問題，商量結果，我決定幫她在天津找事。

星期六兩人坐火車到天津跑馬場俱樂部，在那裏喝茶，我把 Feia 介紹給賀夫曼，告訴他 Feia 的遭遇，請他幫忙找個工作。賀夫曼介紹 Feia 在餐廳當女招待，供吃住，還先借一個禮拜的薪水，叫她買衣服。

我在賀夫曼的辦公室看到一份河內發行的法

文報，報上有中國的地圖說：革命軍已經渡過長江，軍閥們聯合在天津開會，組織新內閣向銀行團借款，重整軍隊、武器抵抗革命軍。

我看這是天津的消息，怎麼一下子就傳到河內，河內是越南的首都，在國外。但是上海英文報隻字不提，因為外國人認為中國懂英文的人多，不願把這消息宣佈出來，所以用法文登，因為能看懂法文的人比較少。

國內的報紙更是一字不提，因為反對軍閥就要遭到被殺的命運，完全沒有新聞的自由，因此對南方革命軍的事一點都不知道。

俱樂部出來遇到老畢，他告訴我說：「他們正找你，希望你做大官。」

我說：「我有空再找你。」說完話，立刻到車站買三等車票，換上中國衣服回北京。到家，母親和內人都不在家，內人在醫院快要生產，母親在陪她。我趕到協和醫院，告訴母親和妻子明早要坐火車到漢口，以後通信再詳談一切。

張之洞的維新建設

我到了武漢，住在青年會。青年會的總幹事宋如海，畢業於金陵大學體育系，參加過世界運動會，英語說得很流利。我們一見如故，談的很投機。

我告訴他，我來此地希望了解武漢的各種情況，並找一立業安身之所。他說：「中國要改善的地方太多了，你就在這裏開始實行吧！青年會常有外國人來居住，外國人對中國有句批評：China really is a beautiful country, but spo-

led by the dirty people. 意思是說：中國實在是個美麗的國家，但是髒亂的人民把它破壞了。」我們是工程師，要用工程的方法把國家興建起來。

漢口位於長江北岸，武昌在長江南岸，漢水分開漢口與漢陽，武昌、漢口、漢陽合稱武漢三鎮。武漢位於中國的中心，四通八達，重慶、東到上海，鐵路有津漢、粵漢，交通非常方便。夏天，大的海船可直航武漢，貨物聚散流通，非常方便，因此武漢地區異常繁榮。

自一九〇〇年庚子事變以後，日本、法國、比利時、德國、英國、俄國都在武漢劃分租界，在租界裏從事建設。

張之洞任兩湖總督時，利用歐洲來的人才，興建漢陽鐵工廠、兵工廠、針織廠、造幣廠，把中國原來用的銀子做成銀元，每個銀元重七錢二分，把銀元賣給附近富裕的省份，武漢一下子就工商繁榮了。並且興辦學校，造就人才，由小學、中學辦起，文普通、武普通、翻譯學校，又辦兩湖書院，經心書院，招收湖南、湖北有秀才資格的讀書人來念書，研讀天文、地理、數學，一切都是新式的。

總督張之洞常到書院向學生訓話，督導學生向老師磕頭，要尊師重道。張總督覺得這樣還不夠，要把書院的學生都送到外國求學。那時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。」怕人民反對，就給每個留學生每月二十兩安家銀，派他們到歐洲、日本留學，叫他們直接向外國人學習。實行了幾年，有朝臣反對張之洞的作法，把張之洞調離兩湖，來接收的都是守舊的官僚，不用人才，用私人，結果工廠

通通關閉，漢陽鐵工廠向日本借債兩千多萬，也倒閉了。

武漢三鎮各有特色

漢口是位於長江、湘江邊的一個城市，靠漢口最近的是英國租界，依次是俄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日本租界，租界的建築和他們本國的情形一樣。

海船由世界各國直達漢口，各國的貨物運到武漢銷售，中國的土產——棉花、獸皮、藥材運往歐洲。貨物堆在貨棧，然後交換。所以武漢的人說「漢口的洋錢堆著的。」

各國有銀行辦通商事務、經濟交換，因此，漢口市面非常繁榮，華洋雜處，經濟交流，是個繁華的都市。

漢陽的居民不多，主要的職業是作賣木料的商販。

武漢三鎮不產木料，但是建築需要木料。木料來自洞庭湖上的湘江、沅江等地。商販把木料編成木筏，在木筏搭個房子，木商住在裏面，木筏順江而下直達漢陽，也有到長江沿岸的九江、安慶、上海、南京各碼頭的，生意非常發達。

大部分的木料是杉木，非常直而且不容易腐爛，是建築的上好材料，盛產於湖南、廣西交界之地。木筏到漢陽就解開，集中於鸚鵡洲的沙灘上，豎立起來晒乾。因為武漢三鎮需要很多的木料，所以晒著很多。因此，武漢的人說：「漢陽的錢是晒著的。」

武昌是督軍、省長的駐紮處，有兵營、警察

，但大部分是住家，買東西到漢口，買木料到漢陽，所以沒有商場、市場。

武昌是文化區，學校全都設在此地。最高學府在張之洞時代是兩湖書院，後有方言學堂、文普通、武普通學堂，隸屬陸軍部的陸軍中、小學堂，我到武昌，這些學校都改了名字。

武昌的住戶有二種：一、退休的官員在這買房子養老，過著抽鴉片、打牌的日子，所以身體都不好。二、求職的人員很多，但政治不修明，人才難得出頭，所以賣官鬻爵的風氣早在前清時代即已開始，直到民國，不過這種官多則做五個月就換人，因此武昌街上滿是打聽消息的人，買官的人經過層層的剝削，到督軍、省長真正下命令才值錢。前清的官帽上有紅、白、藍等不同顏色的頂子，分不同的等級。武漢的人說：「武昌的錢頂著的。」

長江邊有個鱧魚套，是專門修船的地方，生意很好。

見李宗仁談建公園

在漢口住了五天，對武漢三鎮儘量觀察了解，覺得這三個城市和我出國前相同，毫無進步。人民的情形正如張伯苓校長所說的「愚」「弱」「貧」「散」「私」。

所有的大官都抽鴉片、打麻將，中等階級的人，忙著做生意或教書，貧民在城市裏做苦力，女的在人家裏幫傭，男的拉車。整個城市沒有夜生活，晚上大多用油燈，很少有電燈。初到的幾天，覺得非常的不習慣。武漢為著名通都大邑，

尚且如此落後，其他的地方是可想而知的。

有一天，送報的送了一份武漢日報到我房裏，報上刊載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的一篇演講，要建設新湖北、新武漢。我看了這個消息後，很快地寫了一封信給李總司令，信上說：「我是一名回國的留學生，可為建設新武漢効力，希望能和他當面一談。次日，有個士兵送來一封信，接我去見李總司令。」

李宗仁很歡迎我的到來，他立即召喚參謀長張華甫來，張參謀長一見到我，就說從報上認識我，說：「你父親是我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。你來見李總司令太好了，建設新武漢你有什麼辦法？」

我說：「武漢地方太大了，不是短期可以建設完成，少數金錢能辦到的，當務之急是讓人民出來見見天日，一般人民抽鴉片、打牌，白天睡覺，沒有公園、樹木，百姓甚至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都不曉得。所以，首先要百姓出來見天日，過有太陽的生活。」

李宗仁說：「那該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先建一座公園。」李說：「要多少錢？」我說：「慢慢來，先找適當的地點設計、繪圖、施工，在公園裏種樹、栽花，有運動場可以打球，游泳池可以游泳。大湖可以划船，讓人人都可以鍛鍊身體。」

李說：「好。這是個好辦法，就請吳先生來主持這件事。」於是打電話通知警察局長汪以南來，李宗仁說：「現在要抽點錢建公園，你們警察局可以拿多少錢？」

汪以南說：「抽煙賭的錢常有，但是一時拿不出大筆的錢。」正說時，胡宗鐸軍長進來。張華甫把我們談話的內容告訴他，聽了以後，他說：「警察局的力量太小了，我有兵工可以幫你的忙。」李宗仁說：「這是新湖北的開始，『唯楚有才』今天見到你真是很高興。」

胡軍長說：「漢口華商跑馬場附近有座西園，因為政治的關係停辦了。」

警察局長說：「在西園附近有塊很大的地，是吳佩孚直魯豫同鄉會的，可以劃出來建公園用。」

見李宗仁那天，我穿的是馬裝。李宗仁說：「你穿的衣服很特別，你會騎馬嗎？」我說：「會」。李說：「我有幾匹馬，你隨便乘騎好了。」當時立即通知副官領我到馬房看馬。於是，我以西園為辦事處，馬為交通工具，警察局聘我為顧問，每月薪水八十元，開始工作。

張知本囑設計市政

胡宗鐸軍長是省政府委員之一，省政府開委員會時，他約我共同過江到武昌見湖北省主席張知本，兩人在差船上談的很投機，他問我在國外的事情，我說：「除機械外，我還學鋼鐵。」胡說：「太好了。張之洞辦的漢陽鐵工廠不冒煙了，你可以使它復活。」我聽了很高興的說：「我要去看看。」胡說：「開完會，見了張知本主席以後，我派人領你去看看。」

九點，到達省政府，他們正準備開會。省政府是一棟木造的古老房子，會議桌是一張長桌，

四周放有板凳，主席坐在最前面，委員們圍著會議桌依次入座。

胡宗鐸軍長指著我對張知本主席說：「這個年青人是我們湖北派出去的留學生，文武全才，是我們湖北的新血輪，我特別介紹給主席和各位委員，他的名字叫吳國柄。」

張知本說：「你的大名早已聽說，你是個很好的學生。令尊吳經明是我在經心書院和日本學校的同學，今天你能回國服務太好了，我要找個合適的職位，讓你發揮所學。」接著介紹湖北建設廳廳長石瑛和我認識。石廳長說：「你學校畢業，就能跟隨徐樹錚專使考察世界各國，運氣太好了。我希望你用所學來建設新湖北。」我說：「謝謝廳長，我一定努力去。」胡宗鐸軍長叫我在旁邊看他們開會。

公事談完。胡軍長報告我見李宗仁時說的話，認為公園很重要。張主席說：「把武昌的蛇山，漢陽的龜山劃成公園，由你主持設計建造。」有位委員說：「吳先生有這麼好的學問，辦公園實在是大材小用，不如請吳先生把武漢三鎮的市政，擬個計劃實施。」委員們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最後大家同意成立「武漢市政委員會」以省政府委員為當然委員，不支薪。聘我為設計委員，月薪二百元。主席認為此案可行，提議通過。

散會後，我和胡軍長一起到他的司令部，共進午餐，飯後胡軍長派兵領我參觀漢陽鐵工廠。

漢陽鐵廠大冶礦場

胡宗鐸軍長派四名士兵，一名軍官陪我到漢

陽參觀鐵工廠，我們坐民船到漢陽。

到鐵工廠，大門鎖著。敲了好久的門，才有人來開門。我問看門的，為什麼把門鎖著？他說：「有人告廠長偷賣工廠的鐵，廠長下令把門鎖著。」他帶我到辦公室，沒人在那兒，又領我到廠長住的地方。

進去，佣人看我帶著兵，以為是來抓人的，廠長怕的不敢出來。我說我們是來參觀的，請他轉告廠長，於是廠長請我們進去坐。我問廠長貴姓大名？他說：「黃金濤，號清溪。」我看他害怕的樣子，特別說明我的來意，要把漢陽鐵工廠恢復開工。」

黃廠長說：「要恢復很簡單，所有的東西都是好的，只是和日本的問題，中國政府曾向日本借二千萬，用漢陽鐵工廠做抵押。要開工，先要把日本的賬還了，而且中、日和約上註明開工後生產的鐵，只能賣給日本，不能賣給其他國家。」我一聽，要恢復鋼鐵廠是件不簡單的事。黃廠長看我的來意甚友善，就叫太太出來見我。黃太太是前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，大家談的很愉快，我叫衛兵先回去，喝完茶，黃廠長領我參觀鐵工廠。

漢陽鐵工廠是庚子年以後，兩湖總督張之洞派一百名員工先到比國學習。學成後，把工廠整個拆掉，由里耶茲 (Liege) 運到漢陽，重新安裝。工廠位於龜山下，襄河邊上，面對著漢口。工廠的長度和龜山一樣長，面積很廣，這地勢是個建鐵工廠的好地點，兵工廠在鐵工廠的隔壁。

工廠有高爐一座，每天可生產鐵水一百噸。有五座煉鋼爐，可以自製鋼板、鋼軌。從萍鄉運煤，大冶運鐵，煤鐵都需要運輸，所以不經濟。黃廠長說：「由於債務的關係，工廠完全停工；同時日本不肯放手，所以不能開工。你要有辦法把日本的事解決，就沒有問題了。」這是國際間的問題，沒有很大的力量是無法解決的。」

晚上，見了胡宗鐸軍長報告經過的情形。他說：「這是個大問題，要中、日戰爭解決才能興工。」我又表示想到大冶看鐵礦。胡軍長寫介紹信，讓我帶給大冶駐軍王團長要他協助我作查勘的工作。

我坐船到大冶，看見一艘日本船停在碼頭裝鐵礦。上岸，見到王團長，王團長派人穿上便服，隨從保護我到礦山。

大冶礦山是露天的，已經挖了很大的一個坑，用小鐵礦道路運礦賣給日本，F.O.B.船上交，貨價八角五分一噸，政府得四角，包商得五分，工人得四角。貨款由日本直接交給官礦公署，公署按月發餉給工人。大冶有日本人，所以不受戰亂變動的影響。

我明瞭大概的情形後，回去見胡宗鐸軍長，報告大冶的情形，他嘆了一口氣說：「這些事業的開創都沒有辦法行得通，除非國家能够強盛。」我說：

「我本來的志願是建造鐵路，鐵路不成，只好寫了一本『鐵路火車工程』的書，鋼鐵製造也不成，祇好寫本有關鋼鐵的書。現在只能向機械工程、市政工程方面求發展。」

改建湖北省府公舍

武漢市政委員會成立不久，我接到省政府的通知，叫我到武昌見張知本主席。

張主席見到我，說：「我和令尊是經心書院和日本學校的同學，對於你家裏的情形知道的很詳細，你們兄弟倆努力求學，一個留學歐洲，一個留學美國，在學術上各有成就，尤其是你跟隨徐樹錚專使考察歐美、日本各國。這次你回家鄉來，我們非常歡迎。俗話說：『貪官不修衙門』，我不是貪官，想修湖北省政府的房子，房子太破舊了，想把它整修一番。」於是，我們兩人到省府內外巡視一番。

省政府佔地很廣，房子都是木造的，年久失修已破舊不堪了，除了主席的辦公室還差強人意外，其餘的房屋都是危險建築物東倒西歪的。張知本主席說：「你看可以重修嗎？」我說：「不行。若拆了重修，怕湖北省政府拿不出這一大筆錢。」

張說：「我不要西式的房子，要北平宮殿式的房子。」

我說：「先畫佈置圖，有錢再慢慢蓋。您需要那些房間？」

張說：「你和秘書長談談，看看需要那些房子。」我去見秘書長，秘書長告訴我，要些什麼房子，我拿了單子，過江回家畫圖。

三天過後，把畫好的立體圖拿給張知本主席看，他看了很高興，問我：「全部建築完成，要多少錢？」我說：「很多。確實的數目沒有細算。」

張說：「那先從大門建起好了。」我把圖拿回家，畫好構造圖，張主席通知手下照辦。二天後，庶務科長通知我說要開工了。工程包給何茂記，是位建築商，他介紹手下袁漢廷和我認識。袁漢廷是工程師，營造廠出身。他對我說：「圖畫的很好。」於是，在武昌成立辦事處，張主席給我月薪二百元。

開工畫石灰線時，張主席派了一位國內大學畢業的鮑鼎來。鮑君，湖北人，他的父親和張主席是同學。因為他是大學生，所以我很重視他，讓他和袁漢廷工程師一起工作，袁工程師很客氣，什麼事都讓他先做，那知他不認識英尺，不會把紙上的圖畫在地上。因此，我和他說：「你認識張主席，最好能到外國留學。」他照我的話做，補上到美國留學的官費，離開我們赴美深造。我讓袁漢廷負完全責任，地基慢慢的建起來，鋼筋水泥的屋架，黃色的琉璃瓦，宮殿式的房屋；屋內有三個大門，兩旁有貴賓室、辦公室非常壯觀。

房子建好後，在省政府後面有一個八角亭，把它補修起來，變的更結實些。亭子南面有個魚池，把它改成荷花池，上面有磚砌成的橋，可以通行。

這幾項工程完工後，張知本主席離職由何成濬繼任主席，何主席很喜歡這些工程。何成濬主席偕同石瑛廳長和我到亭子上瞭望，全城都在眼裏。自此以後，我以漢口的工程設計和監工為主，很少到武昌來。

(未完待續)